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　　列傳三十

祖孝孫　　傅仁均

傅奕　　李淳風

呂才 子方毅

祖孝孫幽州范陽人也父崇儒以學業知名仕至齊州長史孝孫博學曉麻算早以達識見稱初開皇中鍾律多缺雖何妥鄭譯蘇夔萬寶常等亟共討詳紛然不定及平江左得陳樂官蔡子元于普明等因置清商署時牛宏爲太常卿引孝孫爲協律郎與子元普明參定雅樂時又得陳陽山太守毛爽妙知京房律法布琯飛灰

順月皆驗爽時年老宏恐失其法於是奏孝孫從其受律孝孫得爽之法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祖述洗重依淮南本數用京房舊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爲一部以律數爲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爲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分直一歲以配七音起於冬至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林鍾爲徵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其餘日建律皆依運行每日各以本律爲宮旋宮之義由斯著矣然牛宏旣初定樂難復改張至大業時又採晉宋舊樂唯奏皇夏等十有四

曲旋宮之法亦不施用高祖受禪擢孝孫為著作郎歷
吏部郎太常少卿漸見親委孝孫由是奏請作樂時軍
國多務未遑改創樂府尚用隋氏舊文武德七年始命
孝孫及祕書監竇璡修定雅樂孝孫又以陳梁舊樂雜
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
考以古音作大唐雅樂以十二月各順其律旋相為宮
制十二樂合三十二曲八十四調事具樂志旋宮之義
亡絕已久世莫能知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孝孫尋卒
其後協律郎張文收復採三禮增損樂章然因孝孫之
本音

傅仁均滑州白馬人也善厤算推步之術武德初太史令庾儉太史丞傅奕表薦之高祖因召令改修舊厤仁均因上表陳七事其一曰昔洛下閎以漢武太初元年歲在丁丑創厤起元元在丁丑今大唐以戊寅年受命甲子日登極所造之厤卽上元之歲歲在戊寅命曰又起甲子以三元之法一百八十去其積歲武德元年戊寅爲上元之首則合璧連珠懸合於今日其二曰堯典爲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前代造厤莫能允合臣今創法五十餘年冬至輒差一度則郄檢周漢千載無違其三曰經書日蝕毛詩爲先十月之交朔日辛卯臣今立法

却推得周幽王六年辛卯朔蝕郎能明其中間並皆符
合其四曰春秋命厤序云魯僖公五年壬子朔旦冬至
諸厤莫能符合臣今造厤却推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
旦冬至則同自斯以降並無差爽其五曰古厤日蝕或
在於晦或在二日月蝕或在望前或在望後臣今立法
月有三大三小則日蝕常在於朔月蝕在望前却驗魯
史並無違爽其六曰前代造厤命辰不從子半命度不
起虛中臣今造厤命辰起子半度起於虛六度命合辰
得中於子符陰陽之始會厤術之宜其七曰前代諸厤
月行或有晦猶東見朔以西朓臣今以遲疾定朔永無

此病經數月厤成奏上號曰戊寅元厤高祖善之武德元年七月詔頒新厤授仁均員外散騎常侍賜物二百段（厤志三年正月望二月八月朔當蝕比不效）後中書令封德彝奏厤術差謬（厤志六年）敕吏部郎中祖孝孫考其得失又太史丞王孝通執甲辰厤法以駁之曰案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孔氏云七宿畢見舉中者言耳是知中星無定故互舉一分兩至之星以爲成驗也昴西方處中之宿虛爲北方居中之星一分各舉中者卽餘六星可知若乃仲春舉鳥仲夏舉火此一至一分又舉七星之體則餘二方可見今仁均專守昴中而爲定朔執文害意不亦謬

乎又案月令仲冬昏在東壁明知昴中則非常準若言
陶唐之代定是昴中後代漸差遂至東壁然則堯前七
千餘載冬至之日卽便合翼中逾遠彌却尢成不隱且
今驗東壁昏中日體在斗十有三度若昏於翼中日應
在井十有三度夫井極北去人最近而斗極南去人最
遠在井則大熱在斗乃大寒然堯前冬至卽應翻熱及
於夏至便應翻寒四時倒錯寒暑易位以理推尋必不
然矣又鄭康成博達之士也對弟子孫皓云日永星火
只是大火之次三十度有其中者非謂心之火星實正
中也又平朔定朔舊有二家平望定望由來兩術然三

大三小是定朔定望之法一大一小是平朔平望之義且日月之行有遲有疾每月一相及謂之合會故晦朔無定由人消息若定大小合朔者合會雖定而蔀元紀首三端並失若上合履端之始下得歸餘於終合會時有進退履端又皆允協則甲辰元厤爲通術矣仁均對曰宋代祖沖之久立差術至於隋代張胄元等因而修之雖差度不同各明其意今孝通不達宿度之差移未曉黃道之遷改乃執南斗爲冬至之恒星東井爲夏至之常宿率意生難豈爲通理夫太陽行於宿度如郵傳之過逆旅宿度每歲既差黃道隨而變易豈得以膠柱

之說而爲斡運之難乎又案易云治厤明時禮云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尚書云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孔氏云上日朔日也又云季秋月朔辰不集于房孔氏云集合也不合則日蝕隨可知矣又云先時不及時皆殺無赦先時謂朔日不及時也若有先後之差是不知定朔之道矣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春秋日蝕三十有五左邱明云不書朔官失之也明聖人之教不論於晦唯取朔耳自春秋以後去聖久遠厤術差違莫能詳正故秦漢以來多非朔蝕而宋代御史中丞何承天微欲見意不能詳究乃爲太史令錢樂之散騎侍郎皮

延宗之抑止孝通今語乃是延宗舊辭承天既非甄明故有當時之屈今略陳梗概申以明之夫理麻之本必推上元之歲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以後既行度不同七曜分散不知何年更得餘分普盡還復總會之時也唯日分氣分得有可盡之理因其得盡卽有三端之元故造經立法者小餘盡卽爲元首此乃紀其日數之元不關合璧之事矣時人相傳皆云大小餘俱盡卽定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者此不達其意故也何者冬至自有常數朔名由於月起既月行遲疾無常三端豈得卽合故必須日月相合與冬至

同日者始可得名爲合朔冬至耳故前代諸厤不明其
意乃於大餘正盡之年而立其元法將以爲常而不知
七曜散行氣朔不合今法唯取上元連珠合璧夜半甲
子朔旦冬至合朔之始以定一九相因行至於今日常
取定朔之宜不論三端之事皮延宗本來不知何承天
亦自未悟何得引而相難耶孝孫以仁均之言爲然厤志
九年復詔大理卿崔善爲與孝通等較定善爲所改凡
數十條初仁均以武德元年爲厤始而氣朔遲疾交會
及五星皆有加減至是復用上
元積筭其周天度即古赤道也貞觀初有益州人陰宏
道又執孝通舊說以駁之終不能屈李淳風復駁仁均
厤十有八事敕大理卿崔善爲考二家得失七條改從

淳風餘一十一條並依舊定仁均後除太史令卒官

傅奕相州鄴人也尢曉天文厤數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及諒舉兵謂奕曰今玆熒惑入井是何祥也奕對曰天上東井黃道經其中正是熒惑行路所涉不爲怪異若熒惑入地上井是爲災也諒不悅及諒敗由是免誅徙扶風高祖爲扶風太守深禮之及踐祚召拜太史丞太史令庚儉以其父質在隋言占候忤煬帝意竟死獄中遂懲其事又恥以數術進乃薦奕自代遂遷太史令奕既與儉同列數排毀儉而儉不之恨時人多儉仁厚而稱奕之率直奕所奏天文密狀屢會上旨置參

旗井鉞等十二軍之號奕所定也武德三年進漏刻新法遂行於時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奕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龍紀火官黃帝廢之咸池六英堯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易稱已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有隋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沸羹者吹令虀傷弓之鳥驚曲木況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二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衞鞅為秦制法增鑿顛抽脅鑊亨等大篇始皇為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是時太僕卿張道源建言官曹文簿繁總易欺請減之以鈐吏姦公卿舉不為然奕獨是之為衆沮詆不得行七年奕上疏請除去釋教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

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偽啓三塗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乃追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其有造作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乃謂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矣案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僻

降自犧農至於漢魏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
明帝假託夢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
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洎於符石
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災也梁武
齊襄足爲明鏡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尚致亡國況天
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綵裝束泥人而爲厭魅迷惑
萬姓者乎今之僧尼請令匹配卽成十萬餘戸產育男
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國可以足兵四海免蠶
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樸之化
還興且古今忠諫鮮不及禍竊見齊朝章仇子他上表

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爲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譏毀諸尼依託妃主潛行謗讟子他竟被因執刑於都市及周武平齊制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其蹤又上疏十一首詞甚切直高祖付羣官詳議唯太僕卿張道源稱奕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爲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於事親終於奉上此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背所親蕭瑀非出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敎臣聞非孝者無親其瑀之謂矣瑀不能答但合掌曰地獄所設正爲是人

高祖將從奕言會傳位而止奕武德九年五月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高祖以狀授太宗及太宗嗣位召奕賜之食謂曰汝前所奏幾累於我然今後但須盡言無以前事爲慮也太宗常臨朝謂奕曰佛道元妙聖迹可師且報應顯然屢有徵驗卿獨不悟其理何也奕對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誑夷狄初止西域漸流中國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寫莊老元言文飾妖幻之教耳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太宗頗然之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臨終誡其子曰老莊元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說是爲名教汝宜習之妖胡亂華舉時皆惑唯獨

竊歎衆不我從悲夫汝等勿學也古人裸葬汝宜行之
奕生平遇患未嘗請毉服藥雖究陰陽術數之書而並
不之信又常醉臥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爲墓誌曰
傅奕青山白雲人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其縱達皆此
類注老子幷撰音義又集魏晉已來駮佛教者爲高識
傳十卷行於世

李淳風岐州雍人也其先自太原徙焉父播隋高唐尉
以秩卑不得志棄官而爲道士頗有文學自號黃冠子
注老子撰方志圖文集十卷並行於代淳風幼俊爽博
涉羣書尤明天文厤算陰陽之學貞觀初以駮傅仁均

麻議多所折衷授將仕郎直太史局尋又上言曰今靈臺候儀是魏代遺範觀其制度疏漏實多臣案虞書稱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是古以渾天儀考七曜之盈縮也周官大司徒職以土圭正日景以定地中此亦據渾天儀日行黃道之明證也暨於周末此器乃亡漢孝武時洛下閎復造渾天儀事多疏闕故賈逵張衡各有營鑄陸績王蕃遞加修補或綴附經星機應漏水或孤張規郭不依日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今驗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當定於中全無南北之異以測七曜豈得其眞黃道渾儀之闕至今千餘載矣太宗異其

說因令造之至貞觀七年造成其制以銅爲之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鼇足以張四表焉第一儀名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極之內備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第二名三辰儀圓徑八尺有璿璣規道月遊天宿矩度七曜所行並備於此轉於六合之內第三名四遊儀元樞爲軸以連結玉衡遊筩而貫約規矩又元樞北樹北辰南距地軸傍轉於內又玉衡在元樞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時稱其妙又論前代渾儀得失之差著書七卷名爲法象志以奏之太宗稱

善置其儀於凝暉閣加授承務郎十五年除太常博士尋轉太史丞預撰晉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厤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又預撰文思博要二十二年遷太史令初太宗之世有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淳風以訪其事淳風曰臣據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殲盡帝曰疑似者盡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必無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無辜且據上象今已成復在宮內已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終易姓其於陛下子

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卽當復生少壯嚴毒殺之立讐若如此卽殺戮陛下子孫必無遺類太宗善其言而止淳風每占候吉凶合若符契當時術者疑其別有役使不因學習所致然竟不能測也顯慶元年復以修國史功封昌樂縣男先是太史監候王思辯表稱五曹孫子十部算經理多踳駁淳風復與國子監算學博士梁述太學助教王眞儒等受詔註五曹孫子十部算經書成高宗令國學行用龍朔二年改授祕閣郎中時戊寅厤法漸差淳風又增損劉焯皇極厤改撰麟德厤奏之術者稱其精密咸亨初官名復舊還爲太史令年六十九

李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祕閣錄并演齊人要術等凡十餘部多傳於代子諺（新書名該）孫仙宗並爲太史令

呂才博州清平人也少好學善陰陽方伎之書貞觀三年太宗令祖孝孫增損樂章孝孫乃與明音律人王長通白明達遞相長短太宗令侍臣更訪能者中書令溫彥博奏才聰明多能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一聞一見皆達其妙尤長於聲樂請令攷之侍中王珪魏徵又盛稱才學術之妙徵曰才能爲尺八十二枚尺八長短不同各應律管無不諧韻太宗卽徵才令直宏文館太宗嘗覽周武帝所撰三局象經不曉其旨太子洗馬蔡允恭

年少時嘗爲此戲太宗召問亦廢而不通乃召才使問焉才尋繹一宿便能作圖解釋允恭覽之依然記其舊法與才正同由是才遂知名累遷太常博士太宗以陰陽書近代以來漸致訛僞穿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與學者十餘人共加刊正削其淺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舊書四十七卷十五年書成詔頒行之才多以典故質正其理雖爲術者所短然頗合經義今略載其數篇其敘宅經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以宮室蓋取諸大壯迨於殷周之際乃有卜宅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洛食此則卜宅吉凶其

來尙矣至於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說言五姓者謂宮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爲法至如張王等爲商武庾等爲羽欲似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爲宮以趙姓爲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後有復姓數字徵羽不別驗於經典本無斯說諸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口傳竟無所出之處唯堪輿經黃帝對於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不過姬姜數姓暨於後代賜族者多至如管蔡郕霍魯衞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並是姬姓子孫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並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準例皆然

因邑因官分枝布葉未知此等諸姓是誰配屬又檢春秋以陳衛及秦並同水姓齊鄭及宋皆為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徵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祿命曰謹案史記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又案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覩命祿而知骨體此即祿命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錄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祿之吉積惡餘殃豈由劫殺之災皇天無親常與善人禍福之應其猶影響故有夏多罪天命剿

祀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學也祿在豈待生當建學文王
勤憂損壽不關月值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
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河魁之上蜀郡
炎燎豈由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
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案春秋魯桓公六年七月魯莊
公生今檢長厤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
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書法合貧賤又犯勾絞
六害背驛馬三刑當此生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
病鄉爲人尪弱身合矬陋今案齊詩譏莊公猗嗟昌兮
頎若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有向命一條法當長

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祿命不驗一也又案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乃名政依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法無官爵假得祿合奴婢尚少始皇又當破驛馬三刑身克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絕下爲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吉今檢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更彌凶唯建命生法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祿命不驗二也又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日平旦時生亦當祿空亡下法無官爵雖向驛馬尚隔四辰依祿命法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

檢漢書武帝即位年始十六末年已後戶口減半祿命不驗三也又案後魏書云孝文皇帝皇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厤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皇帝背祿命并驛馬三刑身克驛馬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命當父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孝文皇帝身受其父顯祖之禪禮曰嗣子位定於初喪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受禪異於常禮躬率天下以事其親而祿命云不合識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歲三月生依此而推祿之與命並當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唯宜嫡

子假有次子法當早卒今檢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簒弑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祖祿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劭劉濬並爲簒逆幾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敘葬書曰易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見之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顧復事畢長爲感慕之所窀穸禮終永作魂神之宅朝市遷變不得豫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先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乎近代已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

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死生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或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運於上四氣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爲妖妄傳云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及庶人逾月而已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期量事制宜遂爲常式法既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譏之

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者善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已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二也禮記又云周尚赤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鄭元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之早晚春秋云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即平旦而窆不壞其室即日中而窆之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

而窆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産旣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爲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唯論人事可否曾子問云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是近半夜此卽文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三也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墳壠所招然今按孝經云立身行道則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愼一日則澤及於無疆苟德不建則而人無後此則非由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

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若敖絕祀於荊不由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域兆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絕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終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卜葬一定更不迴改冢墓既成曾不革易則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

官爵宏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詐其吉凶愚人因而徼幸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爾而對賓客受弔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此其義七也太宗又令才造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陣圖皆稱旨擢授太常丞永徽初預修文思博要及姓氏錄顯慶中高宗以琴曲古有白雪近代頓絶使太常增修舊曲才上言曰臣按禮記及家語云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是知琴操曲弄皆合於歌又張華博物

志云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曲名又楚大夫宋玉對襄王云有客於郢中歌陽春白雪國中和者數十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調高人和遂寡自宋玉巳來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準敕依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教習並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爲白雪歌詞又案古今樂府奏正曲之後皆別有送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令取太尉長孫无忌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等奉和雪詩以爲送聲合十六節今悉教訖並皆合韻高宗大悅更作白雪歌詞十六首付太常編於樂府時右監門長史蘇敬上言陶宏景所撰本

章事多舛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才及李淳風禮部郎中孔志約幷諸名醫增損舊本仍令司空李勣總監定之并圖合成五十四卷大行於代才龍朔中爲太子司更大夫麟德二年卒著隋紀二十卷行於時子方毅七歲能誦周易毛詩太宗聞其幼敏召見甚奇之賜以縑帛後爲右衞鎧曹參軍毋終哀慟過禮竟以毀卒布車載喪隨母輀車而葬友人鄆餘令以白粥元酒生芻一束於路隅奠祭甚爲時人之所哀惜

史臣曰孝孫定音律仁均正厤數淳風候象緯呂才推陰陽討於其倫咸以爲稗梓京管之流也然旋宮三代

之法秦火籍煬歷代缺其正音而云孝孫復始大可嘆也淳風精於術數能知女主革命而不知其人則所未喻矣呂才聚拘忌之曲學皆有經據不亦賢乎古人所以存而不議葢有意焉

贊曰祖傳淳才彰往考來裁筠嶰谷運筭清臺推迎斡運圖寫昭回重黎之後諸子賢哉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一　　列傳三十一

褚遂良 曾孫璆從新書增　韓瑗

來濟 兄恒　上官儀

褚遂良字登善散騎常侍亮之子也大業末隨父在隴右薛舉僭號署爲通事舍人舉敗歸國授秦州都督府鎧曹參軍貞觀十年自祕書郎遷起居郎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隸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以論書徵曰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卽日召令侍書太宗嘗出御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

辨其眞僞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悞十五年詔有事太山先幸洛陽有星孛於太微犯郎位遂良言於太宗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前烈將告成東嶽天下幸甚而行至洛陽彗星輒見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漢武優柔數年始行岱禮臣愚伏願詳擇太宗深然之下詔罷封禪之事其年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嘗問曰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爲鑒戒庶幾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

必記黃門侍郎劉洎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矣

太宗以爲然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時魏王爲太宗所愛禮秩如嫡

其年太宗問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中書侍郎岑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由斯而言禮義爲急遂良進曰當今四方仰德誰敢爲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爲萬代法以遺子孫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巳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弟及庶子數將五十心常憂慮頗在此耳但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敗國家公等爲朕搜訪賢德以傅儲宮爰及諸王咸求

正士且事人歲久卽分義情深非意窺窬多由此作於是限王府官僚不得過四考七年太宗問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舜禹者十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爲然因曰夫爲人君不憂萬姓而事奢淫危亡之機可反掌而待時皇子年幼者多任都督刺史遂良上疏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分疆雜用周制皇唐州縣粗依秦法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

之骨肉鎮扞四方此之造制道高前烈如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郡帥民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合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爲擇賢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或人興歌詠生爲立祠漢宣帝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如臣愚見陛下兒子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且留京師敎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爲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臣謹按漢明章和三帝能友愛子弟自茲以降取爲準的封立諸王雖各有國土年尚幼小者召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世諸王

數十百人唯二王稍惡自餘傖和染敎皆爲善人則前事已驗惟陛下詳察太宗深納之其年太子承乾以罪廢魏王泰入侍太宗面許立爲太子因謂侍臣曰昨青雀自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與陛下爲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臣百年之後當爲陛下殺之傳國晉王父子之道故當天性我見其如此甚憐之遂良進曰陛下失言伏願審思無令錯誤也安有陛下百年之後魏王執權爲天下之主而能殺其愛子傳國於晉王者乎陛下昔立承乾爲太子而復寵愛魏王禮數或有逾於承乾者良由嫡庶不分所以至此殷鑒不遠足爲龜鏡陛

下今日既立魏王伏願陛下別安置晉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卽日召長孫无忌房元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時頻有飛雉集於宮殿之內太宗問羣臣曰是何祥也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爲雉雌者鳴於陳倉雄者鳴於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以爲寶雞後漢光武得雄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於秦地此所以彰表明德也太宗悅曰立身之道不可無學遂良博識深可重也尋授太子賓客時薛延陀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納其財聘既而不與遂良上疏曰臣

聞信爲國本百姓所歸是以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
寧去食而存信延陁曩歲迺一俟斤耳値神兵北指盪
平沙塞狠山瀚海萬里蕭條陛下兵加諸外而恩起於
內以爲餘寇奔波須立酋長璽書鼓纛立爲可汗其懷
恩光仰天無極而餘方戎狄莫不聞知以共沐和風同
飡恩信頃者頻年遣使請婚大國陛下復降鴻私許其
姻媾於是報吐蕃告思摩示中國五尺童子人皆知之
於是御幸北門受其獻食於時百僚端笏戎夷左袵虔
奉歡宴皆承德音口歌手舞樂以終日百官會畢亦各
有言咸以爲陛下欲得百姓安寧不欲邊境交戰遂不

惜一女而妻可汗預在含生所以感德今一朝生進退
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爲國家惜玆聲聽君子不失色於
物不失口於人晉文公圍原命三日糧原不降命去之
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
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陛下慮生意表信在言前今
者臨事忽然乖殊所惜尤少所失滋多情旣不通方生
嫌隙一方所以相畏忌邊境不得無風塵西州朔方能
無勞擾彼胡以主被欺而心怨此士以此無信而懷慚
不可以訓戎兵不可以勵軍事伏惟陛下以聖德神功
廓清四表自君臨天下十有七載以仁恩而結庶類以

信義而撫戎夷莫不忻然負之無力其見在之人皆思報厚德其所生肖嗣亦望報陛下子孫今者得一公主配之以成陛下之信有始有卒其唯聖人乎且又龍沙以北部落無算中國擊之終不能盡亦猶可北敗芮芮輿突厥亡延陁盛是以古人處外實內懷之以德爲惡在夷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伏惟陛下聖德無涯威靈遠震遂平高昌破吐渾立延陁滅頡利輕刑薄賦庶事無壅蔽粟豐賤祥符累臻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下遠矣伏願旁垂愷悌廣慈含育而常嗔絕域有意遠藩非偃伯興文之道非止戈爲武之義臣以庸暗忝居左

右敢獻替言不勝戰懼時太宗欲親征高麗顧謂侍臣曰高麗莫離支賊殺其王虐用其人夫出師弔伐當乘機便今因其弒虐誅之甚易遂良對曰陛下兵機神算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手平寇亂及北狄侵邊西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羣臣莫不苦諫陛下獨斷進討卒並誅夷海內之人徼外之國畏威懾伏為此舉也今陛下將興師遼東臣意熒惑何者陛下神武不比前代人君兵既渡遼指期克捷萬一蹉跌無以威示遠方若再發忿兵則安危難測太宗深然之兵部尚書李勣曰近者延陁犯邊陛下必欲追擊此時陛下取魏徵之言遂

失機會若如聖策延陁無一人生還可五十年間疆場無事帝曰誠如卿言由魏徵諫計耳朕不欲以一計不當而尤之後有良算安肯矢謀由是從勤之言經畫渡遼之師遂良以太宗銳意三韓懼其遺悔翼日上疏諫曰臣聞有國家者譬諸身兩京等於心腹四境方乎手足他方絕域若在身外臣近於坐下伏奉口敕布語臣下云自欲伐遼臣夙夜思量不達其理高麗王爲陛下之所立莫離支輒殺其主陛下討逆收地斯實乘機關東賴陛下德澤久無征戰但命一二勇將發兵四五萬飛石輕梯取如迴掌夫聖人有作必履常規貴能克平

兇亂駕馭才傑惟陛下宏兩儀之道扇三五之風提厲人物皆思効命昔侯君集李靖所謂庸夫猶能掃萬里之高昌平千載之突厥皆是陛下發蹤指示聲歸聖朝臣旁求史籍訖乎近代爲人之主無自伐遼人臣往征則有之矣漢朝則荀彘楊僕魏代則毋邱儉王頎司馬懿猶爲人臣慕容貟僭號之子皆爲其主長驅高麗虜其人民削平城壘陛下立功同於天地美化包於古昔自當超邁於百王豈止俯同於六子陛下昔覇平寇逆大有爪牙年齒未衰猶堪任用唯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克方今太子新立年實幼少自餘藩屏陛下所知

今一旦棄金湯之全渡遼海之外臣忽三思煩愁並集大魚依於巨海神龍據於川泉此謂人君不可輕而遠也且以長遼之左或遇霖淫水潦騰波平地數尺夫帶方元菟海途深渺非萬乘所宜行踐東京太原謂之中地東揭可以爲聲勢西指足以摧延陁其於西京逕路非遠爲其節度以設軍謀繫莫離支頸獻皇家之廟此實處安全之上計社稷之根本特乞天慈一垂省察太宗不納十八年拜黃門侍郎參綜朝政高麗莫離支遣使貢白金遂良言於太宗曰莫離支虐弑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興兵將事弔伐爲遼山之人報主辱之

恥古者討弒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以郜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寘諸太廟其若之何夫春秋之書百王取法若受不臣之筐篚納弒逆之朝貢不以為愆何所致伐臣謂莫離支所獻自不得受太宗納焉以其使屬吏太宗旣滅高昌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遂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后必先事華夏而後夷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離漢武

負文景之聚財罷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初置校尉軍旅連出將三十年復得天馬於宛城採蒲萄於安息而海內虛竭生人失所租及六畜筭至舟車因之兇年盜賊並起搜粟都尉桑宏羊復希主意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帝翻然追悔情發於中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人神感悅海內乃康向使武帝復用宏羊之言天下生靈皆盡之矣是以光武中興不踰葱嶺孝章即位都護來歸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爲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

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塗死亡復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於販肆終朝惰業犯禁違公止能擾於邊城實無益於行陣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爲國生事高昌途路沙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去來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其此之謂乎陛下道映先天威行無外

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為立可汗吐渾遺甿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伏而立之四海百蠻誰不聞見蠕動懷生畏威慕德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為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永世帝志取西域置其言不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良勸我立麴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

二十年太宗於寢殿側別置一院令太子居絕不令往東宮遂良復上疏諫曰臣聞周世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前賢作法規模宏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出宿於外學書計也然則古之達者豈無慈心

減茲私愛欲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況君之世子乎自當春誦夏絃親近師傅體人間之庶事適君臣之大道使翹足延首皆聆善聲若獻歲之有陽春元天之有日月宏此懿德乃作元良伏惟陛下道育三才功包九有親樹太子莫不欣欣既云廢昏立明須稱天地瞻望而教成之道實深乖闕不離膝下常居宮內保傅之說無暢經籍之談蔑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滯愛或生嫌伏願遠覽殷周近遵漢魏不可頓革事須階漸嘗計旬日半遣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芳聲於天下則微臣雖死猶曰生年太宗從之遂

良前後諫奏及陳便宜書數十上多見採納其年加銀青光祿大夫二十一年以本官檢校大理卿尋丁父憂解明年起復舊職俄拜中書令二十三年太宗寢疾召遂良及長孫无忌入臥內謂之曰卿等忠烈簡在朕心昔漢武寄霍光劉備託葛亮朕之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須盡誠輔佐永保宗社又顧謂太子曰无忌遂良在國家之事汝無憂矣仍命遂良草詔高宗卽位賜爵河南縣公永徽元年進封郡公尋坐事出爲同州刺史三年徵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加光祿大夫其月又兼太子賓客四年代張行

成爲尚書右僕射依舊知政事六年高宗將廢皇后王氏立昭儀武氏爲皇后召太尉長孫无忌司空李勣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及遂良以籌其事或謂无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將入遂良謂无忌等曰上意欲廢中宮必議其事遂良今欲陳諫衆意如何无忌曰明公必須極言无忌請繼焉及入高宗難於發言再三顧謂无忌曰莫大之罪絕嗣爲甚皇后無胤息昭儀有子今欲立爲皇后公等以爲何如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無愆婦德先帝不豫執陛下手以語臣

曰我好兒好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聞有愆恐不可廢臣今不敢曲從上違先帝之命特願再三思審愚臣上忤聖顏罪合萬死但願不負先朝厚恩何顧性命帝不悅翼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侍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致笏於殿陛曰還陛下此笏仍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令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長孫无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加刑翼日帝謂李勣曰冊立武昭儀之事遂良固執不從遂良既是受顧命大臣事若不可當且止也勣對曰此乃陛下家事不合問外人帝乃立昭儀爲皇后左遷遂良潭州都

督顯慶二年轉桂州都督未幾又貶爲愛州刺史遂良內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遣濮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入先帝留无忌元齡勣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无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號慟臣即奏請即位大行柩前當時陛下手抱臣頸臣及无忌請即還京發哀大告內外寧謐臣力小任重動貽伊戚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帝昏懦牽於武后訖不省明年卒官年六十三遂良卒後二歲餘許敬宗李義府奏言長孫无忌所構逆謀並遂良扇動乃追削官爵子彥甫彥沖孫配流愛州殺之宏道元年二月高宗遺詔放還本郡神龍元年則天遺制復遂良及韓瑗爵位德宗追贈太尉文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虔爲臨汝尉安南觀察使高駢表遂良容塞愛州二男一孫謝咸通九年詔訪其後護喪歸葬陽翟云遂良曾孫璆字伯玉擢進士第累拜監察御史裏行先天中

突厥闕北廷詔璆持節監總督諸將破之遷侍御史拜禮部員外郎而氣象凝挺不減在臺時

韓瑗字伯玉雍州三原人也祖紹隋太僕少卿父仲良武德初爲大理少卿受詔與郎楚之等掌定律令仲良言於高祖曰周代之律其屬三千秦法已來約爲五百若遠依周制繁紊更多且官吏至公自當奉法苟若徇己豈顧刑名請崇寬簡以允維新之望高祖然之於是採定開皇律行之時以爲便貞觀中位至刑部尚書秦州都督府長史潁川縣公瑗少有節操博學有吏才貞觀中累至兵部侍郎襲父潁川公永徽三年拜黃門侍郎四年與中書侍郎來濟皆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

五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六年遷侍中其年兼太子賓客時高宗欲廢王皇后瑗涕泣諫曰皇后是陛下在藩府時先帝所娶今無愆過欲行廢黜四海之士誰不惕然且國家屢有廢立非長久之術願陛下爲社稷大計無以臣愚不垂採察帝不納明日瑗又諫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況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臣讀至此嘗輟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乎悲泣不能自勝帝大怒促令引出尋而尚書左僕射褚遂良以忤旨左授潭州都督瑗復上疏理之曰古之聖王立諫鼓設謗木冀欲聞逆耳之言甘苦口之議發揚大化裨益洪猷垂令譽於將來播休聲於不朽

者也伏見詔書以褚遂良爲潭州都督臣夙夜思之用增感激臣識慚知遠業謝通經載撫愚情誠爲未可遂良運偶昇平道昭前烈束髮從宦方淹累稔趨侍陛下俄歷歲年不聞涓滴之愆常睹勤勞之効竭忠誠於早歲罄直道於兹年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誠可重於皇明詎專方於曩昔且先帝納之於帷幄寄之以心膂德逾水石義冠舟車公家之利言無不可及纏悲四海遏密八音竭忠國家親承顧託一德無二千古懍然此不待臣言陛下備知之矣臣嘗有此心未敢聞奏且萬姓失業旰食忘勞一物不安納隍軫慮

在於微細寧得過差況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
罪狀斥去朝廷內外氓黎咸嗟舉措觀其近日言事披
誠懇切詎肯後陛下之德異於堯舜懼陛下之過塵於
史冊而乃深遭厚謗重負醜言可以痛志士之心損陛
下之明也臣聞晉武宏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
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
爲伏願緬鑒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疏奏
帝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矣然其悖戾犯上以此
責之朕豈有過卿言何若是之深也瑗對曰遂良可謂
社稷忠臣臣恐以諂佞之輩蒼蠅點白損陷忠貞昔微

子去之而殷國以亡張華不死而綱紀不亂國之欲謝善人其哀今陛下富有四海八紘清泰忽驅逐舊臣而不垂省察乎伏願違彼覆車以收往過垂勸誡於事君則羣生幸甚帝竟不納瑗以言不見用憂憤上表請歸田里詔不許顯慶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之旨誣奏瑗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故授遂良桂州刺史實以爲外援於是更貶遂良爲愛州刺史左授瑗振州刺史四年卒官年五十四明年長孫无忌死敬宗等又奏瑗與无忌通謀遣使殺之及使至瑗已死更發棺驗屍而還籍沒其家子孫配徙嶺表神龍元年

則天遺制令復其官爵自瑗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爲諱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之鳳鳴朝陽

來濟揚州江都人隋左翊衞大將軍榮國公護子也字文化及之難闔門遇害濟幼逢家難流離艱險而篤志好學有文詞善談論尤曉時務舉進士貞觀中累轉通事舍人太子承乾之敗太宗謂侍臣曰欲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濟進曰陛下上不失作慈父下得盡天年卽爲善矣帝納其言俄除考功員外郎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妙選人望遂以濟爲之仍兼崇賢館直學士尋轉中書舍人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永徽二年拜中

書侍郎兼宏文館學士監修國史四年同中書門下三品五年加銀青光祿大夫以修國史功封南陽縣男賜物七百段六年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時高宗欲立昭儀武氏爲宸妃濟密表諫曰宸妃古無此號事將不可帝將以武氏爲后濟諫曰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興姒關雎之化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爲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唯陛下詳察武皇后既立濟等懼不自安后乃抗表稱濟忠公請加賞慰而心實惡之顯慶元年兼太子賓客進爵爲侯中書令如故帝嘗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則有食夏不奪蠶工卽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之

宜也於時山東役丁歲別數萬人又議取庸以償雇紛然煩擾故濟及之二年又兼太子詹事尋而許敬宗等奏濟與褚遂良朋黨構扇左授台州刺史五年徙庭州刺史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挂刑網蒙赦性命當以身塞責特報國恩遂不釋甲冑赴賊沒於陣時年五十三贈楚州刺史給靈轝遞還鄉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代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衍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為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為通事舍人後告至公輔云

濟兄恒有學行與濟齊名上元中官至黃門侍郎同中

書門下三品父本驍將而恒濟俱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主工作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邪

上官儀字游韶本陝州陝人也父宏隋江都宮副監因家於江都大業末宏為將軍陳稜所殺儀時幼藏匿獲免因私度為沙門遊情釋典尤精三論兼涉獵經史善屬文貞觀初楊仁恭為都督深禮待之舉進士太宗聞其名召授宏文館直學士累遷秘書郎時太宗雅好屬文每遣儀視草又多令繼和凡有宴集儀嘗預焉俄又預撰晉書成轉起居郎加級賜帛高宗嗣位遷秘書少監龍朔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

兼宏文館學士如故時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絢爲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簉羽鵷鷺豈雍州判佐比乎時以爲清言本以詞彩自達工於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爲本儀既貴顯故當時多有斆其體者時人謂爲上官體儀頗恃才任勢故爲當代所嫉麟德元年宦者王伏勝與梁王忠抵罪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厭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爲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訴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是深惡儀始忠爲陳王時儀爲諮議與王伏勝同府許敬宗乃構儀與忠通謀遂下獄而死家口籍沒子庭芝歷位周王府屬與儀俱被殺庭芝有女中宗時爲昭容每侍帝草制誥以故追贈儀

爲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庭芝黃門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仍令以禮改葬

史臣曰褚河南上書言事亹亹有經世遠略魏徵王珪之後骨鯁風彩落落負王佐器者殆難其人名臣事業河南有焉昔齊人饋樂而仲尼去戎王溺妓而由余奔婦人之言聖哲懼罹其禍況二佞據衡軸之地爲正人之魑魅乎古之志士仁人一言相期死不之悔況於君臣之間受託孤之寄而以利害禍福忘生平之言哉而韓來諸公可謂守死善道求福不回者焉

贊曰褚公之言和樂愔愔鍾石在簴動成雅音二猘雙

吠三賢一心人皆觀望我不浮沉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一